



# 附录和补遗

第1卷

〔德〕阿图尔·叔本华 著 韦启昌 译

Arthur Schopenhauer.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附录和补遗

## 短篇哲学文章

第1卷

〔德〕阿图尔·叔本华 著 韦启昌 译

Arthur Schopenhauer.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附录和补遗.第1卷/(德)阿图尔·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著;韦启昌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590-9

I. ①附… II. ①阿… ②韦… III. ①叔本华  
(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哲学思想 IV.  
①B51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4952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设计 陈楠

## 附录和补遗 第1卷

[德]阿图尔·叔本华 著

韦启昌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38.25  
插 页 5  
字 数 413,000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590-9/B·1375  
定 价 158.00 元

Arthur Schopenhauer

**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根据 Insel 出版社，1920，莱比锡翻译

## 关于 《附录和补遗》

先生们,你们的表彰迟到了几十年!叔本华70岁生日之际,当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有意接纳他为会员时,这位法兰克福公民却构思了一封回信,信中委婉地表达了这个明确无误的想法。他的回答再次折射出一个人的智性性格,这个人对自己的智力能力深信不疑,终其一生都不曾丝毫动摇。这一年是1858年,叔本华回顾着逝去的7年(自1851年《附录和补遗》出版),这是满载荣誉的7年。他觉得,这段光荣的岁月依旧短暂,因为它早在1819年就该到来了。那一年,他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图书市场上博得了数周的登场时间,读者可以发现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当然了,如果那时有人读过的话。

出版商布洛克豪斯(Verleger Brockhaus)对叔本华说,仓库里压了太多的库存(指《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销路很差。叔本华以为全世界都会阅读他的著作的想法(Vorstellung)<sup>[1]</sup>落空了,只剩下他自己的意志(Wille)仍然坚强。叔本华后来出版的书也丝毫没能改变这样窘迫的境地。至于他尝试在柏林的大学获得教席,借此至少让年轻的学生能理解他的哲学的创新之处,这样的努力也因为年轻人兴趣寥

[1] Vorstellung,指《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的“表象”,在日常用语中也可以表示某种想法或者看法。吕佩先生用标题的概念来表达叔本华面对事实与愿望相违背时的心境。——译者注

寥，终以失败收场。叔本华冲破世界的冲动，似乎全部铩羽而归。1850年他再次找到了出版商布洛克豪斯，商讨出版一部新的著作，并且暗示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书了，从此以后封笔。而且叔本华宣称这本 *Parerga und Paralipomena*（《附录和补遗》）比先前所有的书都写得更通俗易懂，也会比先前的书卖得更好。但是理性在布洛克豪斯出版社那里战胜了一切。因为他们出版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无论是第1版还是后来的第2版都销路惨淡，所以，出版社已经没有兴趣继续出版这位哲学家的什么作品了。于是，叔本华又询问了多家出版商，都遭到了拒绝。

最后，柏林的一家小出版社对这部著作有兴趣。1851年该书在德国出版，终于实现了阿图尔·叔本华自青年时代起就深信会实现的事情：《附录和补遗》帮助他在极短的时间内蜚声国际，享誉海内外。此时，叔本华已是63岁高龄。这份叔本华经年不曾获得的成果，还要归功于英国人约翰·奥克森福德<sup>[1]</sup>，他在《威斯敏斯特与外国季刊》上撰写了两篇文章，介绍这位在德国几乎默默无闻的学者。叔本华的好友弗劳恩施塔特(Frauenstädt)也在柏林孜孜不倦地推介他，而且不仅仅是以评论的方式为叔本华的著作辩护，更是替他找到了柏林当地的哈恩出版社出版这部封笔之作。事实上，《附录和补遗》出版后便售罄。叔本华在给爱德华·布洛克豪斯的信中是这样评判这个现象的：“是奇迹，自然要发生的。”

这部叔本华的晚期著作，现在第一次以完整的中文译本的形式跟读者见面了。哲学家叔本华其他著作的标题都没能像《附录和补遗》那样，直接佐证叔本华拥有一种多方位的果敢才能，能用通透而逻辑自明的方式来述说，其表达的

---

[1] John Oxenford(1812—1877),英国剧作家、评论家与翻译家。——译者注

内容更不仅仅局限于哲学现象。1853年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这位已经享受盛誉的哲学家在笔记中写道：“如果我被垂怜能看到自己所有著作的全集，那么主标题的座右铭应该是朴实(non multa)。”与此同时，叔本华认为他的哲学影响必定与那个唯一而连续的理论的影响联系在一起，那个理论的中心就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所有在此之后出现的著作，要么只是针对这本书的深刻补充，要么只是对他的理论中某些观点的进一步解释而已。

那么，在这样的哲学体系中，《附录和补遗》充其量就是些迟来补充的文章而已。这些文章并没有在主题的讨论中出现过，人们也就只能在事后，追认这些文章与他的严肃座右铭并没有相去甚远罢了。在叔本华的实际主义—悲观主义式的哲学著作之外，成书于其创作晚期的《附录和补遗》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转向，叔本华转向了面对世界的实用主义观点。与叔本华其他的哲学补充文章不同，《附录和补遗》被特别地点了出来，该书第1卷构思了下分章节，并交代了如此构思的根源，是为了把人类的存在以更优雅的方式呈现出来。正如叔本华所说：“我的判断不是建立在推理链条之上，而是直接根植于直观世界。”读者应当带着这句话来阅读第2卷中连缀起来的各篇文章，它们都是关于“芜杂对象”的考察。

《附录和补遗》与叔本华其他所有先行的作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由各式各样的分析与评论文章构成的混合曲，这些文章的旨趣不仅仅局限于哲学，更囊括了五花八门的人生问题。这些问题由那位兴致勃勃且眼力十足的观察者挑选出来，带给读者一份愉悦的享受。正如弗劳恩施塔特在叔本华全集(已收录《附录和补遗》)第2版前言中说到的那样，我们的那位哲学家很喜欢一逮着机会就来观照自己最直接的现实状况，以古怪的方式，挖苦的讥讽来鞭笞生活的现实。

尊敬的读者们，请来看看这本装着一个清晰精神的《附录和补遗》，享受一下叔本华宽广的知识与卓越的洞察力吧。如果您还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快乐，那么，请再去读一读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了解一下他思想的整体结构。

最后作为结语，请允许我再次引用叔本华的一段话来向各位读者致意：“无论如何我都要求读者，为了明白我的哲学，请阅读我的每一行字。”

衷心祝愿各位读者能达成心愿并喜欢上这部书。

斯特凡·吕佩(Stephen Roeser)

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叔本华档案馆(Schopenhauer-Archiv an der Goethe-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2018年12月23日

(齐格飞 译)



## 中文版 序言

阿图尔·叔本华晚期巨著《附录和补遗》(Die *Parerga und Paralipomena*)在他去世前9年,即1851年出版。在他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历经30年之久的沉寂后,哲学家叔本华终于凭借这部著作,尤其是收录其中的“人生的智慧”一篇,收获了迟来的荣誉。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叔本华反复思索着他的哲学体系,不断寻找着能证明其哲学的材料(主要在各种自然科学之中),不停地增添附注和释文。这些无疑都扩充了他的思考,厘清了他的思路。1844年叔本华出版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版,同年还出版了该书的第2卷,其中就包含为整部哲学体系阐述服务的附注和补充内容。叔本华后来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版序言里写道,那些没有放入到第2卷的附加内容,都已经被收录进《附录和补遗》并构成了此书的第2卷。虽然 *Paralipomena* 在希腊语里几乎就是“补遗”的意思,但是 *Parerga* 却必须被翻译理解为“附录”。而构成此书第1卷的附加内容,大概都是许多题材广泛的研究文章,其中尤以“人生的智慧”最惹人瞩目。《人生的智慧》后来多次出版发行了单行本。但无论是在《附录和补遗》第1卷还是第2卷中,还有其他一些文章亦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如,颇具争议的小文“论大学的哲学”、“论女人”,或是

对话集“论宗教”，抑或是影响深远的文章“论写作和文体”。

叔本华曾宣称他没有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上做过任何更改(如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版中所述)，所有衍生的论述都只是附加和补充的内容而已。正因此，叔本华才在《附录和补遗》的序言中将整本书都放在了“更重要的、系统性的著作”后面。但是哲学家叔本华的这份自述，却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遭到了质疑。人们发现，“人生的智慧”与生命意志的否定学说之间极其不协调，而且即使在对待宗教时采取了更友好的态度，却依然诉求什么认识本质性的改变。从而《附录和补遗》不仅仅因为它的题材范围，更由于它的哲学论述结构，获得了叔本华“第二大作”的称号。即便有人觉得这样的称谓过于偏离事实，但是《附录和补遗》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以及饱满思考的充分流露，都无可争议地衬托出它的意义。虽然《人生的智慧》以及其他节选文集早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但是中文读者还是第一次在这里读到《附录和补遗》的完整译本。

在此，我谨对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辛勤工作以及在推广叔本华作品上的努力，表示由衷的感谢。

德国叔本华协会会长 马蒂亚斯·科索勒(Matthias Kößler)

2018年12月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齐格飞 译)

《附录和补遗》(两卷)是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的晚年之作,1851年由柏林A.W.哈恩出版社(Verlag A. W. Hayn)出版。叔本华在1845—1846年间为此著作另写过两篇“前言”草稿,非常明白地介绍了这部著作的性质、内容,能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此书。其中一篇草稿(写于1845年底,见 *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Samtliche Werke*, Band 4,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第595页)这样写道:

不言自明,没有人想要首先透过这些附带的作品了解我,或者甚至据此而评价我。这些文章所面向的读者,是已经赏识了我这之前所写的、更重要的、包含了我的哲学体系的著作;他们因此很欢迎这些对次要事情所作的专门解释和对更重要问题的零散勾勒和介绍——只是因为这些就是我写的。所以,每当有需要知道某些说法的背景和来龙去脉时,我假定读者是熟悉我的哲学的,我也始终在向了解我的读者说话。

总体上而言,我们可以说第1卷包含了“附录”,第2卷则包含了“补遗”,而“补遗”里面的大部分可被视为补足和充实了我的主要著作。第1章至第14章尤其如此。这些章节因此是假设

读者了解我的哲学。而第2卷的其余部分,还有第1卷的全部,那就算不了解我的哲学的读者也可以明白,虽然那些掌握了我的哲学的读者在书中到处都可认出与我的哲学的诸多关联,以及对这哲学的阐述说明。

另一篇草稿则写于1846年初:

书的题目足以标示读者在此书中会读到的内容:这些是附带的作品,是后来的岁月结出的果实,大部分并非根本上隶属于表达我的哲学体系的那些更严肃的和更有分量的文字,但却常常从某一侧面阐释了我的哲学,其他部分则明确地说明了我的哲学体系;在总体上,这些是本着我的哲学体系的精神所撰写,并因此是面向了解我的哲学的读者。在这一方面,在此著作中,“附录”与“补遗”可以更仔细地区别开来,因为“附录”的部分更多的是独立的,并没有像“补遗”的部分那样需要先了解我的哲学;而“补遗”的部分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补足的补足。而谁想要首先透过我的缪斯女神的晚生子女认识我,那就只能不完美地达到目的。这是因为我在此是跟熟人,而不是陌生人说话。

但我不想再拖延出版这部分量稍逊的著作,因为依照大自然的步伐,我生命的终点,或更准确地说,我生命的开始不会很远了。因为那些与我一道思考,亦即真正与我一道活着的人,走近和已经进入存在了:对这些人我给予欢迎,对那与我是陌生的同一代人则是再见了。

其中“我不想再拖延出版这部分量稍逊的著作,因为依照大自然的步伐,我生命的终点,或更准确地说,我生命的开始不会很远了”,可谓一语成谶。原因

是，第一，事后证明，这部著作的出版非常及时。它马上吸引了《歌德谈话录》的英译者约翰·奥克森福德的注意。奥克森福德随后接连两次给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与外国季刊》写了文章，介绍叔本华的这部著作和叔本华本人及其多年来的著述。这两篇文章旋即被翻译成德文，登在了德国柏林一家有名的知识分子的报纸(*Vossische Zeitung*)上。叔本华就此一飞冲天，名声一发不可收拾，其势头之猛、之突然，与过去几十年的寂寂无闻，完全是天壤之别，几乎让人难以理解。第二，叔本华对人类独特和卓越的贡献，亦即他的思想著作及其影响，确实确实的，“他的生命”如他所言“开始”了。

叔本华全集最初的权威版本是由叔本华的门徒弗劳恩斯塔德编辑，弗劳恩斯塔德是叔本华指定的他的著作的编辑、出版执行人。在弗劳恩斯塔德逝世以后，叔本华的著作手稿到了柏林图书馆，在这期间，叔本华在书页里夹着的纸条和在书边上写着要补充的文字的著作不小心被卖掉了。后来几经努力，学者们才陆陆续续地收集到除了叔本华当初的著作文稿以外，他后来写在手稿上要补充的一些文字。这就促成了叔本华著作更新的版本，由格力斯巴赫(*Eduard Griesebach*)在1891年编辑出版。这个版本修改了一些当初的印刷错误，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句子或段落顺序，也增补了后来陆续发现的更多叔本华本来想要增补的内容，属于叔本华著作的权威版本之一。

我翻译的版本是德国莱比锡 Insel 出版社1920年出版的《叔本华全集》(*Sämtliche Werke in fünf Bänden*)第4、5卷，即《附录和补遗》第1、2卷，由 Hans Henning 编辑。叔本华在原著中(亦即在这一版本里)的不少引文，如拉丁文、英文、希腊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等，都是直接引用原文的。在翻译书中的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时，我参考了德国 suhrkamp 袖珍书出版社的《叔本华全集》(*Sämtliche Werke in fünf Bänden*)

第4、5卷对这些引文所附的德文译文。

要说明的是，原著中有的文献注释比较简单，没有文献的全称，难以查阅到完整的文献，翻译中保留了原著的文献形式。原著中有两种注释标注形式，翻译中统一为一种注释标注形式。译者注释补充了本版本中缺少的一些内容。

韦启昌

2018年11月9日于澳大利亚悉尼

{ 把他的一生献给真理。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4，91

# 目录

前言 / 1

观念论和实在论简史 / 3

哲学史散论 / 37

论大学的哲学 / 165

论命运 / 235

论见到鬼魂及与此相关的东西 / 265

人生的智慧 / 359



## 前言

这些后续补充的哲学短文是我的更重要的、自成体系的著作以外的附带作品，里面既有一些探讨相当特别的、各自不同的论题的论文，也有对更加各式各样的题材的零散思考和想法。把所有这些文章结集在此，主要是因为这些文章由于其题材的缘故而无法收进我自成体系的著作中，而少数文章则是因为写作得太迟了，以致不曾在那自成一体的著作中得到其应有的位置。

在此，虽然我首要着眼于对我的连贯一体、内容更深奥的著作有所了解的读者，他们或许会在这些文章里面找到不少他们想要的解释，但在总体上，那些并不了解我的著作的读者，也能明白和欣赏这部书的内容——除了不多的个别段落以外。那些熟悉我的哲学的读者，却始终有着某些优势，因为这些文章随时都在反射光线到我的所思和所写——哪怕只是从较远的距离；另一方面，这哲学本身也透过一切出自我的头脑的东西而得到了更多的阐明。

1850年12月于美国河畔法兰克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reading "Arthur Schopenhauer".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dark ink and features a prominent, sweeping underline that extends to the right.